

台灣醫界三步曲（下）

（文接本刊 3/4 月號第 22 期台灣醫界三步曲（上））

文 / 彭壽貴

「大稻埕霞海城隍廟，遠近馳名，每年五月十三的慶典，火車都要為此加班呢！」

臺灣是個移民社會，新老住民，都是移民，只是先後不同而已。移民社會，有許多未可知，所以很迷信，花很多錢蓋廟宇，希望這樣就可以有健康，平安。

「所以，廟宇和醫院都是要大家平安健康的。」

許多人捐款給寺廟，或者聲明在廟宇中捐贈一根柱子，一根樑，但那往往也要十萬，百萬的。寺廟的主持人，也漸漸偏離宗教的本意，一切向錢看了。所以，台灣到處，三步一小廟，五步一大廟。「你算算，這後火車站一帶，有幾間廟宇？如果，再往南臺灣走，那些豪華，炫麗的樑柱，莫不是信徒捐贈？」所以，有心人，就介入廟宇的經營，透過控制董事會，呼風喚雨，而引起許多糾紛。

「這就對了，古人說，錢不是萬能，沒錢則萬事不能。錢多好辦事，錢太多，反而壞事。」

台灣像是個先知先覺的島嶼。現在是知識經濟的時代，是生物科技的時代。所以，走在台北街

頭，現在有許許多多的美容醫學中心，雷射回春換膚，幹細胞，基因醫學，抗癌防衰老……等等，利用最新科技的醫術，醫學。

「年輕一代的醫師，他們是精英中的精英。在臺灣經濟正發的當時，被送往醫學院讀書，有許多更是國外名醫學院的傑出醫師。」

「所以，他們用最新的科技，服務大眾。」

「當然，那收費也是驚人。」

「反過來講，也是因應全民健保，公醫制度，的辦法。」

所以，台灣的醫學教育蓬勃發展，醫師一批一批的由教育殿堂，來到現實社會。現實社會，是要看看小感冒，抽抽鼻涕，洗洗喉嚨，打打教課書上不曾鼓勵的針，看看歐美先進國家所沒有的逛醫院族病患……如此的現實醫界文化，於是，有人躲回神聖醫學院殿堂，有人迴避到窮鄉僻壤，造成澎湖醫滿為患。更有人昇華到非洲當史懷哲。

「當然，大部份人，只是庸碌大眾，理想幻滅，就只好接受現實。」

「現實，就是柴米油鹽，護士要給薪水，老婆

要化妝品，兒子要學費……。」

所以，就有了工廠式的醫院管理，按件計酬，銀貨兩訖。

「按件計酬，愁更愁。如今，醫師，病患很難建立真感情。」

於是，發生了北城醫院護士打錯針事件，和崇仁診所發錯藥事件。

「其實，病患對醫師的信賴最重要，醫師變成生產線的女工，並沒有讓公醫制度照顧大眾的精神宏願。反而大量製造互不信賴的逛醫院族以及一病多看的族群。」

「唉！雞生蛋蛋生雞，還真難釐清。」

在加拿大的時候，他們也是全民健保制度。他們的病患看病時，並不用繳掛號費，也沒有所謂的部份負擔，這個名目，看完病，就到藥局領藥，這時，倒是要付藥費；他們繳了稅金，沒有再每個月繳健保費，他們的健保也沒有函蓋牙醫及中醫。

「這麼說來，加拿大的健保較簡單，較省錢，至少沒有每個月繳健保費的困擾。」

「但是，許多華僑仍然喜歡回台灣看病，台灣

的醫師服務時間長，又便宜，據說，即使搭飛機回來，也值得。」

那麼中國大陸呢？這個以人民起家的人民共和國，一開始，好像就是公醫制度。當年為了補足醫師的不足，曾經大量提倡赤腳醫師。

「我想目前有大批台商在大陸，對他們的醫療制度最瞭解，你看台商喜歡回台灣看病，或要求從台灣寄藥，就可知一、二了。」

「但是，在臺灣的人，不交健保費，就沒了健康保障，這方面比外勞還差一等。外勞到了台灣，政府還很仁慈，人道的提供健保呢。」

宗教在加拿大也是每個人心靈的寄託。加拿大好像沒有三步一座小教堂，五步一座大教堂。上教堂大家也會捐錢，但很少聽說董事會為錢大動干戈，甚至出動黑道。

現在，臺灣人民因為每個月交的健保費，要加價，而健保的財務仍然危機重重，而大大不滿。各行各業都動了火氣。

醫師的士氣，則是在重重糾紛後，已跌到谷底。



大，小醫院在爭執大餅的分配，醫師的收入，醫師要減薪的提議，已付諸實行。高醫療風險的外科，已很少有年輕醫師加入。醫學熱忱的正逐漸被功利思考取代。

「在花蓮的慈濟醫院，不是做得很好嗎？」

慈濟醫院，以宗教慈悲號召大眾，出錢出力，這幾年在國內，國外，在非洲，在大陸...做了許多了不起的事。

如果醫學和宗教結合，醫師救人，宗教救心靈。學學慈濟吧！

「對！加拿大的醫院就常常有大大小小的捐款，幫助醫療業，也是行善助人，自助人助的保險精神啊！」

如果能轉變臺灣的廟宇文化，如果能解救健保的真精髓，多好！

「那就要醫師從診療室提出時間，走入廟宇的董事會，去影響董事會政策，改變信徒。」老張講得頭頭是道，好像發現新大陸。

「醫師該走入群眾，了解社會需求。所做的努力，才能獲得共鳴。」

「曾有醫師試走政治路線，藉由選舉從政的上層管理，來改善醫病關係。」

「那是一種方法，可說形而上的；形而下的是要進入更基層，比如加入廟宇的信徒，參選董監事代表，在董監事會議或信徒代表大會，把先進國家的醫院理念，看病哲學，尊重專業的精神...等等，

逐步灌入民眾心理。」

「如果，能灌輸老百姓，捐贈廟宇雕樑畫棟，祈求平安，改為捐款醫療院所，為社會大眾求平安的意義是一樣的。」

「醫師如果肯形而下的走入寺廟董事會，影響決策，位居形而上的醫院院長，醫學院教授，更要抽出時間，到廟宇董事會，信徒大會，開釋信眾，募集醫療健保基金，改變廟宇文化，結合醫病關係。」

據加拿大的朋友說，他們的醫療院所，也難免財務問題，除了到處想辦法募款外，也有自己的樂透彩券，來募款，也有院際整合，合併，減少支出，增強競爭力。

「所以，如果廟宇的董事會與信徒，能把善款，支助醫院，用在傷患，也種了福田。」

宗教做了善事，財務公開，大家不再爭權奪利，醫院好好就救人專業發揮，不要拼業績件數，更能實至名歸，贏得尊敬。

這後火車站，就如醫界生態，起起落落，眼看新圓環建築即將落成，眼看台北日漸美麗，看來新醫療文化，如果能群策群力，醫界在軟體的學識技術上繼續進步，硬體設備更趨完善，社會大眾給醫界肯定，尊重，醫療健康事業要再出發，定能重拾醫界春天。（作者為本校醫學系 19 屆校友 **KK**）